

## 国外珍藏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

任 金 城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地图的搜集一向非常注意，早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Guido de Lavezaris）就把一幅从中国得到的《古今形胜之图》献给了西班牙国王菲力佩二世（Felipe II）。此后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中国传教，他们一方面把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和地图介绍到中国来；一方面也很注意搜集当时的中国地图，或直接在中国测绘地图，然后把这些图籍带回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所编绘的《坤輿万国全图》1602年版的原图至今仍珍藏在梵蒂冈图书馆和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清初康熙年间聘请西洋传教士和中国测绘人员经过大规模的全国经纬度测量而完成的康熙《皇輿全览图》，就是由马国贤牧师（Matteo Ripa）<sup>①</sup>在1718年制成铜版。当《皇輿全览图》在国内尚秘藏内府不为人知的时候，该图却早已在欧洲多次翻印，广为流传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了旧中国的大门，疯狂地对中国进行了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并从中国掠走了大批财物，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当然具有重要军事情报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中国古代地图，也是他们搜集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流传到国外的中国地图究竟有多少尚很难估计。近年来，国外一些汉学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西方收藏的中国古地图做了一些研究报导，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线索。例如1973年在巴黎召开的

第二十九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就曾介绍了他在整理旧藏时发现的一大幅摹绘在绢帛上，并有“甲午仲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王泮识”字样的中国地图，曾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sup>②</sup>1974年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写本印本部和舆图室举办了一次中国和日本古地图的展览，展出了名收藏家菲利普·罗伯逊（Philip Robinson）收藏的一批珍贵的中国古地图共三十六种。这可算是一次中国古地图的大汇集。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纳尔逊（H·Nelson）为此在英国1974年的《中国季刊》上专门发表了介绍文章<sup>③</sup>。此外，纳尔逊和舆图室的瓦丽丝（H·Wallis）在1975年的《地理杂志》第八、九月号上先后发表了进一步的介绍文章，并选登了一些中国古地图的彩色照片。日本东方学会常务理事榎一雄在日本《东方学》第五十四辑“海外东方学界消息”专栏上，也以《关于中国古地图资料的汇集和发现》为题，做了重点的介绍<sup>④</sup>。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舆图组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得到了一些国外珍藏中国古地图的复制件和藏图目录。仅据这些极不完全的材料来看，其中确有一些古地图是国内罕见的珍品，不但在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一书中没有著录，而且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一些地图学史专著中也都没有涉及到。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编印《中国古代地图选集》的准备工作，国外收藏的中国地图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是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这些极不完全的材料，对其中比较罕见而又比较重要的部分明代地图做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 一、《皇明一统地理之图》

清泉王氏重刊，嘉靖十五年（1536）刊行，现藏日本奈良的大和文华博物馆。

此图首次公开发表于日本奈良的大和文华博物馆1972年4月举办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版画展览会”，日本船越昭生教授在奈良女子大学文学系《研究年报》第十九期（1975年）上的《中国地图学史上的一些新地图》一文中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发表了该图的缩制图片。

该图纵103.5厘米，横78厘米，木刻墨印。在图的下面有46行文字，标明两京十三省的府、州、县数，最后还有一段杨子器的短跋。虽然由于文字不清，尚不能了解跋文的具体内容，但是据此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两点：

第一，杨子器是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河南参政、布政使等职。正德八年十二月三日（1513年12月29日）他在进京途中，卒于河南卫辉驿舍。由此可以推断本图的初刻时间和杨子器写跋的时间不会晚于正德八年（1513）。由于本图的左下角还刻有“清泉王氏重刊，嘉靖十五年（1536）刊行”字样，可见此图尚不是正德年间的初刻而是嘉靖十五年的重刊。但是不论从初刻时间还是重刊时间而论，它都可能是目前已知传世的明代木刻大幅全国地图中最早的一幅<sup>⑤</sup>。

第二，此图和旅顺博物馆收藏的绢底彩色绘本的杨子器跋《輿地图》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从本图的范围内容绘法来看，两图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本图范围北面包括鞑靼、女真和黑龙江，东至东海，南到南海、西至黄河上源星宿海。图中主要绘出中国的两京，十三省及府、州、县、卫的名称及位置范围，属政区地图性质。图中把中国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都绘成被大海所包围。只在东海的南部用很小的字体标出日本的国名，而没有绘出日本的图形。在东南部海上还出现一些《山海经》中传说的地名。在南海的西部和西南部的海中（相当于印度洋处）又标出了爪哇、苏禄、祖法儿、麻林等在《郑和航海图》和《天方夜谭》中出现的地名，这点也和旅顺博物馆藏的绘本杨子器跋《輿地图》相似。但是可

能由于篇幅的关系，此图的总轮廓和准确程度都较绘本杨子器跋《輿地图》大为逊色。与朝鲜李荃、权近增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实际上此图代表了我国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的水平）比较，在西南地区的准确程度上也是大大退步的。总之本图没有采用计里画方，是早于《广輿图》而属于《广輿图》系统以外的一种地图。

## 二、《古今形胜之图》

明喻时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金沙书院重刻本，现藏西班牙赛维利亚市（Sevilla）的印度总档案馆。

此图就是1574年7月30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在马尼拉任职期间，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力佩二世的中国地图。他在写给菲力佩二世的信中还概括地介绍了该图的情况，并把图中的重要地名和说明文字译成西文。此信和地图至今仍保存在赛维利亚市的印度总档案馆。关于此图的一般情况，笔者曾在《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一文中做了概要的介绍<sup>⑥</sup>，现仅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1. 此图可能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一幅中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在此之前，欧洲人主要通过阿拉伯人和《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是马可波罗等人可能没有把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带到欧洲。所以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所绘的世界地图中，关于中国部分都非常简略。至于此图传到西班牙之后对欧洲地图学的发展曾有过哪些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此图没有运用计里画方，所以它的精确程度较《广輿图》远为逊色。图中黄河、长江和海岸线的误差都较大。但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量利用图中的空白，用简明的文字把各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作了扼要的说明。全图共有说明文字一百



五十余条，总字数约五千余字，为学者学习历史、地理，了解天下形势提供了比较丰富而形象的资料。所以《古今形胜之图》从制图水平来衡量，虽然尚不够先进，但是它仍不失为当时内容比较丰富，又能简明扼要地表示出古今形势的一幅全国地图。这也是它能够受到当时及以后中外人士重视的原因所在。

3. 《古今形胜之图》是《广舆图》系统以外的另一种地图类型。它既不同于《广舆图》，又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和《皇明一统地理之图》有所不同。它继承了我国沿革地图的传统，把一些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用简要的文字记在该地之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这种表现形式能够适应当时一般学者的接受程度，所以这类地图在数量上可能比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更占优势。例如，下面提到的万历癸巳（1593年）梁辀镌刻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崇祯甲申（1644）曹君义刊行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sup>⑦</sup>，以及清初的一些地图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古今形胜之图》的系统，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 三、《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明万历癸巳（二十一年，1593年）常州府吴锡县儒学训导梁辀镌刻。

此图为英国收藏家菲利普·罗伯逊收藏。1974年2月曾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和舆图室主办的“中国和日本地图展览会”上公开展出（陈列号C5），东方部的纳尔逊曾在英国的《中国季刊》1974年四、五月号和英文版《地理杂志》1975年8月号著文介绍，并发表了此图的彩色照片，北京图书馆藏有该图的复制件。

此图原图为171.5×130.5厘米，木刻墨印。在图上端序文中曾提到“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亦且挂一而漏

万。故近覩西泰子之图说，欧罗巴氏之镂版，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始知乾坤所包最钜，故合众图而考其成，统中外而归于一。……”可见梁氏在编制此图时曾参考过四种地图，即罗洪先的《广舆图》、西泰子之图说和欧罗巴氏之镂版（指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做为其资料来源的奥尔蒂利（Abraham Ortelius）的《舆图汇编》（Theatrum orbis Terrarum）<sup>⑧</sup>、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指南京一些知识分子翻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其他版本）。这里作者虽然反复强调曾参考了多种西洋画法的地图，但是从这幅地图的内容和画法来看，只不过吸收了一些外国的地名和国名，而其绘制方法仍然采用保守的中国传统画法，甚至连《广舆图》中表示外国部分时的一些优点都没有吸取。

此图在内容和表示方法上有两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1. 此图不仅标出了大量中外地名，而且还在各地标注出必要的说明文字，正如作者在序文中所说的“内而中华山河之盛，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节义之有裨于风化，或理学之有补于六经者则注于某州某县之侧。……而荒外山川风土异产，则注于某国某岛之傍。一皆核群书，稽往牒，遮几一览，则乾坤可罗之一掬，万国可纳之眉睫……。”

看来梁氏是下了一番“核群书，稽往牒”的功夫，把各地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特点，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标注出来。例如在通州记有“通州，军多民少”。在武昌府则记有“赤壁在府城南九十里，黄鹤楼、鹦鹉州在城”，……不仅在图内注出大量文字，而且在图的下端还专门列举出各省的府、州、县数及各省户、口及米麦、丝、绢、棉花、布、马草、盐等数字。这些都说明它是继承了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的历史地图和形胜地图的特点，而且其文字注记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庞杂，文字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反映出我国地图发展史上地图向地志逐步过渡的特点。

2. 此图的作者虽然参考了一些西方的世界地图,把当时已知世界的国名地名标注了出来,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但是在绘法上则仍以中国为主,仅仅将一些地名国名罗列在中国的周围,而远离中国的国家和地方,不论国家大小,都画成小岛状散布在中国周围的海洋之中。例如在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上标于美洲大陆上的亚伯而耕,加拿大、亚泥俺、亚墨利加、亚马瓚、伯西儿、孛露,亚牙勿里等地,这里都作为中国周围海洋中的岛屿标绘出来。这种世界地图的表示方法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程度。这种制图的手法,在明末清初的一些表示世界的地图中曾被广泛地使用,崇祯甲申(1644)曹君义刊行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北京图书馆藏),以及乾隆八年(1743年)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中国全图(大英图书馆藏,展览号为C22、C29)都是采用了这种绘法。

总之本图是属于《古今形胜之图》系统的地图之一,其国内部分就是以《古今形胜之图》为蓝本,只不过在中国的周围增加了世界各国的地名而已。

#### 四、《北京城宫殿之图》

明嘉靖十年至四十年(1531—1561)成图,万历年间刊行。原图藏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

此图纵99.5厘米,横49.5厘米,图的范围包括北京的整个内城,内容除以北京的宫殿建筑为重点外,还包括了衙署、坛庙、城垣和主要街道等。由于当时北京的外城尚未建成,所以,此图实际上是一幅当时的“北京城全图”。

此图的作者及绘制时间,图上都没有明确标出。但是在图的上端有三十行文字,以歌谣的形式,把明朝自洪武以下各代皇帝的年号和在位时间扼要地表示出来,其最后的年号止于“万历”,

而称为“当今”，可见其刻印时间在万历年间。但是从图的本身内容看，图中宫殿等建筑则又多为嘉靖年间的名称。据文献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而图中三大殿仍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可见其成图时间不会晚于嘉靖四十年（1561）。又根据图上已经绘出了嘉靖十年建成的“历代帝王庙”（今阜成门内大街159中学），据此可以判明此图的上限不会早于嘉靖十年（1531）。如果这一分析无误的话，则《北京城宫殿之图》可能是现存北京城最早的地图。它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明代北京地图实物，对研究明代北京的宫苑建置、城市建筑和城市地理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图在表示方法上，采用了象形图画的形式，把北京的主要建筑都形象地标绘出来。从图的南端正阳门起，向北有大明门（今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承天门（今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今太和门）、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谨身殿（今保和殿），南北一字排开，极为壮观。此外在承天门东还绘出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今历史博物馆一带）；在承天门西还绘出有中府、左府、右府、前府、后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等（今人民大会堂一带）。这些都形象地反映出明代主要的中央军政机构的设置和分布情况，也显出了明代宫殿衙署的雄伟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此图明确地绘出了自海子湖（今积水潭）有一支向西南流入北沟沿的河道。虽然图上画的比较粗略带有示意性，但是它是第一个关于这一段河道有明确画法的明代地图，为解决北沟沿河水的上源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实物<sup>⑨</sup>。

当然由于此图没有精确的比例，图中的距离和位置都不可能很准确，不少地方还有明显的错误。此外图上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图上出现的“梓金山”、“南正宫”、“南城

殿”等，在历史文献上都很少见到，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可参阅作者的《明刻北京城宫殿之图》一文<sup>⑩</sup>。

### 五、王泮题识《輿地图》朝鲜摹绘本

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印，万历三十一年至天启六年（1603—1626）摹绘增补。原图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此图纵180厘米，横190厘米，绢底彩绘，是仅晚于旅顺博物馆藏杨子器跋《輿地图》的绘本全国大地图。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曾在1974年法国《亚细亚学报》第二六二卷第1—2期上发表了详细介绍文章。但是他在关于图的名称、作者、成图时间以及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论述都存在着不少错误，为此笔者曾在《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sup>⑪</sup>一文中作了说明。

此图的范围东至朝鲜和日本，西至天山和大流沙，北到蒙古地方和黑龙江，南到南海。图中山脉只用孤立的象形山丘表示，而长江、黄河、珠江等水系都描绘得十分详细。图上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各省的范围，用不同的符号标出明王朝的两京十三省及所属的府、州、县、卫、所、驛、寨及山、河等各种地名五千多个，是明代地图中地名比较丰富的大型地图，属政区地图的性质。

图上没有运用计里画方，但是整个地图的轮廓和海岸线以及河流的走向都大体正确。。图上还特别注意地理要素的形象化和整幅图面的艺术性。例如山脉都画成了形象的山丘，底部染成棕色，而山顶则染成绿色，海洋则绘成碧绿的波浪，这样整个东部和南部形成一片碧波荡漾的海面，和山峦起伏的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整幅地图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是一幅艺术性和科学性融合为一体的地图杰作。

关于此图的作者，已无从可考，图上仅有一段王泮的题识。王



泮是明代深知地图之重要并对地图的传播起过积极作用的著名官员兼学者。按传统习惯,冠以王泮之名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本图可称为王泮题识《輿地图》,或简称“王泮图”。

必须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这幅彩绘本的地图并不是王泮题识《輿地图》的原本,而是一位未署名的朝鲜作者的摹绘增补本。其摹绘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一年至天启六年(1603—1626)之间。指出了这一事实丝毫不会降低该图的历史价值,相反它在中朝两国地图学术交流史上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结论,以及此图各种版本的绘制时间,笔者在《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一文中曾作了详细考证,这里不再重述。

还必须指出,王泮题识《輿地图》也是《广輿图》系统以外的一种重要地图类型。和其他明代地图比较,从内容性质和绘图风格来看,它更接近杨子器跋《輿地图》,两图都很注意各种地理要素的形象化和艺术性。它们是在我国古老的山水画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象化地图系统。这种形象化地图已经不是原始山水画图,而是在和计里画方地图长期共存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吸收了计里画方地图的科学基础,把地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融合为一体的一种地图。

## 六、《皇明輿地之图》

嘉靖十五年(1536年)金谿吴悌校刊,崇祯辛未(1631)孙起枢重刊。

此图最早于1939年由日本中村拓博士向学术界公开介绍,在日本东北大学的狩野文库和神宫厅的神宫文库都有收藏。

原图纵135厘米,横63.5厘米。其中上段为中国全图,下段为文字图表,列出两京十三省的府州县数,图的本身比较粗略,

中国以外的地区更是极端简略，日本仅绘成长方形，中间注出“日本”二字。朝鲜只标注出十七、八个地名。

图的作者不详，仅有“吴悌校梓”字样。吴悌（1502—1568）江西抚州府金谿县人，为明末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在有关历史文献中，尚没有发现吴悌绘制《皇明輿地之图》的记载。但据康熙金谿县志卷六记载，曾绘制过天文图，有“吴天文”之称。看来吴悌校刊地图并不足为奇。此图原版虽然与清泉王氏重刊的《皇明一统地理之图》同一时期，但是其内容和绘制技术则较之更为落后，而其文字部分所占比例则比王氏图文字部分比例加多。这表示我们古代地图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而文字则不断增加，并逐步向地志过渡的趋势。可惜吴氏校刊的嘉靖十五年本也早已失传。目前日本藏本仅为崇祯四年孙起枢重刊本，其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大为逊色。在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本古地图大成——世界图编》中刊有《皇明輿地之图》的图版<sup>②</sup>。

以上所举的六种明代地图。只是笔者所见到的极少一部分地图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如大英图书馆珍藏的明天启年间的“中国地球仪”（1623年），利玛窦的《坤与万国全图》（1602年），以及其他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等，这里就不作具体介绍了。

注：

①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36页，科学出版社1976。

②会议发言摘要发表在法国1974年1月出版的《美术杂志》第62—64页。

③Howard Nelson: Chinese Maps—An Exhibi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China Quarterly》April—May 1974, PP, 357—362。《图书馆学通讯》1980年第一期，第50页载有的简单报导。

④榎一雄：支那关系古地图资料の集成と发现，《东方学》第五十四辑，第141—148页。《科学史译丛》1981年第2期发表了该文的

摘译稿。

⑤这只是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所做的初步结论，相信通过全国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还会有更多，更早的古代地图发现。笔者在《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一文中把《古今形胜之图》做为“现存最早的木版印刷的全国地图”，现做更正。

⑥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载《文献》丛刊第17辑，第213—221页。

⑦北京图书馆藏。该图在表面形式上虽然吸取了《坤輿万国全图》的一些内容，但是在文字说明上则仍采用《古今形胜之图》的方法。

⑧有人按字意译为《地球大观》。这里采用洪煊莲在《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中的译法，称为《輿图汇编》更符合该图的实际内容。

⑨关于南北沟沿河水上源究竟是从西直门引入，还是从海子湖（今积水潭）引入？学术界尚无定论。所以一般的北京历史地理复原图上，南北沟沿河水上源仅从西直门内大街画起。《北京城宫殿之图》是证明南北沟沿河水引自海子湖的有力物证。

⑩见任金城：《明刻北京城宫殿之图》，载《北京史苑》第3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⑪载《文献》杂志1986年第1期第145—162页。

⑫载《日本古地图大图大成·世界图编》“解说”第14页。讲谈社1975年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 〔作者附记〕

本文曾在第三届全国地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散发了打印稿。会后，我将文稿交《文献》杂志编辑部，并承决定予以发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又将我的打印稿推荐给《中国科技史料》。由于联系工作上的失误，该刊未征得我的同意，便将本文以《流失在国外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为题在其1987年第一期上刊载。当我得此消息时，《文献》杂志付印在即，无法抽下，谨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